



抗戰歲月 慰安婦篇②

日本政府對「慰安婦」罪行一直採取迴避、抵賴的態度，甚至篡改歷史。大公報記者繼續在湖南尋訪倖存的「慰安婦」受害者，其中彭奶奶與同遭暴行的姊妹多年來一直隱藏傷疤，直至近年姊妹倆決心公開苦難經歷，揭露更多日軍的暴行。彭奶奶要求日本政府面對歷史，向飽受凌辱的「慰安婦」受害者道歉賠償。

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

▲日軍強徵婦女當「慰安婦」。



「日軍暴行必須公之於衆」

她們，不容日本篡改歷史

「日本人走了，也沒有很高興。」彭竹英輕描淡寫的話背後，是隱藏了一生的傷痛。她住在岳陽市一個社區內，離當年日軍設立的「慰安所」舊址僅五分鐘路程。彭奶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就一直住在這所約400呎的房子內。她的侄子彭梓芳告訴記者，老人家雖然失明，但依然能清楚記得屋內物品擺放的位置。

日軍施芥子毒氣 害9歲女失明

1938年，日軍第六師團今村支隊從水路登陸攻佔岳陽城。日軍在岳陽城內大範圍使用生化武器，四處彌散的芥子氣導致時年9歲的彭竹英雙目失明，母親和年僅六個月大的弟弟不幸喪生，前後僅相隔一日。為躲避日軍，彭父用扁擔挑着簍子，帶着年幼的三個孩子（分別是彭仁壽、彭竹英，以及彭梓芳的父親）逃難至郭鎮。彭梓芳說，當時郭鎮有日本軍隊駐紮，「（他們逃到那裏）正好撞在日本人的槍口上。」

彭梓芳告訴記者，當時日本人垂涎大姑彭仁壽的美貌，想要將她抓去。據彭竹英回憶，漢奸帶着日本兵來到村子，將50餘名村民關在一起，以他們的性命要挾彭仁壽，「日本兵要求交人，到處打槍，又往村民身上澆煤油，說不交人就把手子燒了，把村民都殺了。」藏身屋內的彭仁壽見狀，只得孤身一人跟隨日軍離開。在「慰安所」內，彭仁壽受盡日軍欺凌折磨，獲好心的村民相救，才死裏逃生。

禍不單行，彭仁壽得救後不久，又被



▲彭竹英（後排中）與姐姐彭仁壽（左）舊照，兩位倖存者多年絕口不提以往的經歷，直至近年才公之於衆。

日本政府對「慰安婦」罪行一直採取迴避、抵賴的態度，甚至篡改歷史。

大公報記者繼續在湖南尋訪倖存的「慰安婦」受害者，其中彭奶奶與同遭暴行的姊妹多年來一直隱藏傷疤，直至近年姊妹倆決心公開苦難經歷，揭露更多日軍的暴行。彭奶奶要求日本政府面對歷史，向飽受凌辱的「慰安婦」受害者道歉賠償。

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



▲雙目失明的彭竹英談起被關押在「慰安所」的苦難經歷，壓抑不住心中憤慨。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

另一夥日軍抓走。「他們朝姐姐的下腹捅了一刀。」彭竹英一邊用手比畫着刺刀的長度，一邊說：「刀口有十幾公分長。」彭仁壽被救回家時已經休克，幸好父親及時醫治，才撿回一條命。

1944年，日軍再次來到郭鎮掃蕩，那時彭仁壽在山中躲藏，彭竹英則已年滿15歲，與幾個童養媳一同躲在李家大屋內。「有漢奸說，院裏還有幾個花姑娘，大點的孩子是瞎子（彭竹英）。」但只聽日本兵嘍哩呱啦幾句，幾個漢奸便合力將彭竹英幾人抓進了「慰安所」。彭竹英回憶到這，壓抑不住憤慨：「日本人把我的腳趾折斷兩根，又用槍托把我打翻在地。」

很難想像，被關押在「慰安所」的日子裏，雙目失明的彭竹英是如何能夠活下來的。「我不能說話，到哪裏都有人跟着，送飯送水都跟着。」彭竹英別過頭去，斷斷續續說不下去，事隔數十年，仍難掩悲憤。「我記不清了，只記得關我們的地方有個小院子，幾間土屋，不曉得裏面關了多少個像我一樣的女孩子。」

沒死已是萬幸 不敢再揭傷疤

日本人撤離郭鎮後，被強徵為「慰安



▲彭竹英被日軍芥子毒氣弄盲，燒水時要在水壺放兩塊碎瓷片，以響聲提醒自己水已煲滾。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

所」的屋子的原主回去收拾時，意外發現在角落裏快餓死的彭竹英。「凡是反抗的（慰安婦）就直接殺掉，沒有反抗能力的就任由她們等死。」彭梓芳補充說。「是一個中國婦女救了我……她拖着我的手去找我的父親。」彭竹英緊緊抓着搖椅的扶手，手在顫抖，她繼續說：「那時候我年紀太小，天天哭，都沒來得及問人家姓什麼，名什麼。」

姐妹倆回到家後，都選擇對這段苦難閉口不談，即便是彭竹英的丈夫也不知情。彭梓芳說：「她們沒死就是不幸中的萬幸，不會互揭對方傷疤。」

直到2018年7月，彭仁壽與彭竹英在經過深思熟慮後，才公開講述了自己的經歷。彭梓芳說，彭仁壽生前曾透露，之前多年不將事情說出來，是怕事情傳出去對家人的工作和生活有不好的影響。彭仁壽在上海師範大學中國「慰安婦」問題研究中心學者面前，在被問及願不願意公開時斬釘截鐵回答：「我強烈要求公之於衆。」同年11月，彭仁壽在養老院去世，終年94歲。「我守在她身旁，姐姐講不出話，只是拉着我的手流淚。」彭竹英說。

今年6月，彭竹英接受日本傳媒採訪時，以堅定的態度講述親身經歷的苦難，抨擊篡改歷史的日本右翼勢力：「只有禽獸才這樣害人，這是到死都放不下的噩夢。」

不要忘記過去 不要再有戰爭

「我希望日本政府可以向我道歉，年輕人不要忘記過去，希望年輕人要保衛我們的國家，希望世界和平，不要再有戰爭。」被問到如何評價現在的生活，彭奶奶笑着說，「現在過的是神仙生活，有電、煤、自來水，我很開心，很幸福。」

▲圖為位於上海的楊家宅「慰安所」。

者。▶程梁開設家庭式養老院照料「慰安婦」受害者。大公報記者李慧妍攝



「不能連人證也沒有」

留住 證據

程梁的養老院坐落在一片翠綠的田埂邊。盛夏的湖南，清晨九點已是39度的熱浪。大公報記者到訪時，他正忙着給院裏的老人家們準備午飯，97歲的慧奶奶和98歲的李奶奶正坐在沙發上歇着。如今，全國登記在冊的在世「慰安婦」受害者僅剩7人，而38歲的程梁家裏，便住着其中兩位。

兩位奶奶的丈夫早已離世，年少時遭日軍迫害，又無兒無女，既無人照料，也適應不了普通養老院的生活。從2023年起，她們便住在程梁家。

開設養老院 照料奶奶們

「我從小是跟着兩位奶奶長大的。」程大哥盤着一條腿坐在沙發上，「我有位大奶奶，性格剛烈，17歲就跟着部隊跑了，成了隨軍護士。後來嫁過好幾戶人家，由於那段苦難遭遇，一直生不出孩子，最後嫁給了我大伯。」程大哥便是過繼給這位伯奶奶做了孫兒。「小時候總聽到關於伯奶奶的風言風語，知道她這輩子吃了太多苦，受了太多委屈。」也正因此，他便開始籌劃建一所理想中的養老院，一種家庭式的養老院。「我就想讓她們吃得開心，住得踏實。」

正聊着，有人推門進來說，李奶奶在39度的高溫天裏非要出去散步，怎麼勸都攔不住。「讓她去唄，外面那麼熱，開門讓她瞧瞧，她自己就回來了，你嚇嚇她。」程大哥四兩撥千斤，笑着對我說：「老人家有時候就跟小孩子一樣。李奶奶年紀大了，總覺得有人要害她。」

志願者翻山越嶺找倖存者

2011年，在湖南一間科技公司工作的程梁開始利用周末做志願服務。在尋訪抗戰老兵的過程中，他第一次接觸到「慰安婦」受害者這個群體。從2013年起，他便奔波在湖南、江西等地，翻山越嶺，靠着田野調查的方式尋找倖存的受害者，至今已找到30多位。

他說，在湖南一座小縣城就能找到這麼多「慰安婦」受害者，可見真正的受害人數會是相當龐大的數字。「我想留住這些證據，萬一哪天能夠對質，不能連人證都沒有。」

《二十二》記錄倖存者生活狀況

歷史 見證

2017年8月14日，記錄當年內地22位「慰安婦」制度受害者生活狀況的紀錄片《二十二》上映。這背後是大量志願者的辛勤付出。

2017年9月18日，志願者們第一次前往廣西荔浦，採訪了日軍「慰安婦」制度受害者、紀錄片《二十二》的主人公之一，時年97歲的韋紹蘭老人，還有她的兒子羅善學。

同年11月，志願者們前往湖南岳陽，採訪了「慰安婦」制度倖存者劉慈珍和湯根珍。自那以後，「除了疫情時期，我們每個月都去奶奶家走訪。」同樣的事情堅持到第八個年頭，「溫暖之家」的名單上已記錄了

36名奶奶們的姓名、住址、生日、忌口、喜好等。「她們當中大多數都已經走了。」「我以前從沒想過會當志願者。」李莉時不時會翻看「溫暖之家」在社交媒體平台發布的圖片和視頻，每一次相見、每一段往事，都歷歷在目。「每個月去看她們一次，成為了一種習慣……這樣感覺安心些，因為她們就像我們的親人一樣。」

「自從當了志願者，知道了越來越多她們的故事，心裏特別難過，很憤怒。」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，「溫暖之家」的志願者們用實際行動守護歷史，記錄歷史真相，捍衛來之不易的和平。

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



▲《二十二》記錄了內地22位「慰安婦」制度受害者倖存者生活狀況。



▲南京利濟巷「慰安所」舊址陳列館雕塑「流不盡的淚」，有參觀青年擦拭雕塑上的眼淚。